

责任编辑 纪光碧
封面 夏大正
尾 花 徐朝新

世界儿童 第五辑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成都印刷一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5 插页1 字数73千
1983年5月第一版 1983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2.500册
书号：10247·151 定 价：0.38元

世界儿童

文艺丛刊

第五辑

中小 篇说	1	小 骑 兵	〔美〕玛格丽坦·谢明 陈丹燕译
	33	圣 诞 节 的 早 晨	〔爱〕弗兰克·奥康纳 孙 雁译
	45	玩 具 车	〔土耳其〕萨巴哈廷·阿里 曾宪英 唐鹤鸣译
短 篇 小 说	50	公 寓	〔土耳其〕萨巴哈廷·阿里 曾宪英 唐鹤鸣译
	56	小淘气戈皮奇遇记	〔印度〕瓦萨穆尔季 三 味译
	89	苏米莎公主	〔阿尔及利亚〕马·达· 昂卢 诗 邓恩明 汪宗虎译
民 间 故 事	102	多利特尔医生的“普 什米——普利由”	〔英〕休·洛夫廷 吕 平译
	112	第一个黎明	竺柏强译
	117	桥	〔英〕马尔科姆·卡里克 郭 谦译
	121	蚯蚓和香蚰的婚事	珍 重 泽 义译

神传说	124	伊当的金苹果	0. B. 葛利高利
			小 艾 译
名人轶事	137	肖伯纳的衣着	G. C. 桑赖
			林长路摘译
人 事	139	大仲马的蘑菇	胡宗荣译
	140	大仲马和批发商	肖一小译
	142	莫扎特的第一次演奏	H. L. 盖埃改编
			刘世容译
世漫界游	144	伊索和舌头	肖一小译
	146	阿凡提的故事	戈晓莎译
补 白	149	印度奇观	〔苏〕H. 斯拉德科夫
			童云友节译
	153	两个吝啬鬼	郭 磊 译
	154	猴子的尾巴	郭 磊 译



小 骑 兵

〔美〕 玛 格 丽 坦 · 谢 明
陈 丹 燕 译

约安娜坐在阁楼的窗台上，等对面教堂的钟打十二下。这是夏天一个酷热的中午，她把窗子开得大大的。全城就数这个窗口能最清楚地望见对面教堂钟楼。因此，约安娜最喜欢这地方。在一天里，她又最喜欢十二点钟。

从前，她爸爸小的时候，就住在这间屋子里，他也常坐在这个窗台上等教堂的大钟打十二下。他也曾经在这里，象约安娜现在这样，盼着教堂尖顶下的小门打开，一个一个地数着十二个小骑兵骑着他们的小白马出来。约安娜每天在这个时候，一坐在窗台上等候小骑兵，就会想起她的爸爸来。

她离开爸爸、妈妈和在美国的家已经很长时间了。她都快把爸爸的模样儿忘记了。爸爸是个船长，经常在海上当航。他感到十分寂寞，打算把她妈妈也带到船上去。这样，他就把约安娜送到荷兰她爷爷奶奶这儿来了。

她清清楚楚地记得她跟爸爸妈妈分别的情景，好象那是昨天发生的事儿一样。她在吻别他们的时候，还强装出一副欢乐的笑脸来。爸爸把她抱起来，对她说：“我的小约安娜，你肯把妈妈让给我这么长时间，太谢谢了。你住在我祖国的时候，请想着我，别忘了把我特殊的爱带给钟楼里的那些小骑兵，帮着爷爷好好照看它们吧。等我和妈妈来接你回家的时候，只要教堂的钟一响，我们会看见它们骑着马，为我们跑来跑去。”

现在，约安娜在荷兰住了四年多了。她刚到爷爷家，欧战就爆发了。不到一年，在五月初，荷兰就被德军占领了。荷兰人爱自由胜于爱生命，他们怎么能容忍德国侵略者出现在自己的国土上呢？

约安娜从窗口俯视着全城。这是一座古城。四周环绕着一条护城河。河畔屹立着坚固的城墙。在敌人进犯的时候，它曾保卫过这座古城。她爷爷家的房子座落在市中心。在那儿，所有古老的房子都杂乱地挤在一起，好象是为了互相支

撑着。街上行人稀少，而且大多数是女人和孩子。这些日子，男人们上街是很危险的，随时都有可能被抓去，送到远方给德国人服苦役。

约安娜又看着教堂钟楼顶上大钟的指针。马上就要到十二点了。大钟一敲十二下，尖顶下的小门就会打开，小骑兵们接着就会骑着马走出来。

爷爷早已把他所知道的小骑兵的故事讲给约安娜听了。它们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几乎和这座城市一样古老。那是十二个青年贵族的铅像。十字军东征时，他们随军去打仗，再也没有回来。很早以前，有个艺术家为他们铸了铅像，从此，他们就骑着马出现在高耸在城市上空的教堂顶上，雄赳赳地挺胸端坐在白马上。

最后一响钟声还在空中回荡，从两边的六扇小门里分别走出六个骑着马的小骑兵。他们举剑相互致敬，然后走进对面的小门。钟声响完之后，十二个小骑兵就这样不断地在那些小门间进进出出，同时，教堂的钟琴开始奏出古老的荷兰民间曲调。音乐声在整个城市里回荡，在每一座敞开窗户的房子里，甚至在离教堂最远的大街上，人们都能听见。

当约安娜的爷爷还年轻的时候，他就在看守教堂。那时候，他的主要任务是照看十二个小骑兵。在城里，他是唯一懂得这架组合机器的人。这套机器使小骑兵们能每小时、每日每夜都骑着马儿出现在城市的上空。约安娜象她爸爸小时候那样，帮着爷爷照看这些小骑兵，她也象她爸爸一样热爱小骑兵们。不论什么时候，只要钟声一响，约安娜就会抬起头来去看他们。然而她还总希望跑回自己的房间去看，在那

儿她能看得最清楚，特别是在钟敲十二下的时候，钟敲的时间最长，小骑兵们当然也站得最久。现在，大钟已经开始敲十二点了，稀稀拉拉的几个妇女和孩子站在安静的大街上仰视着钟楼，都在等着小骑兵出来。可今天，钟刚刚打完十二下，各个小门刚刚打开，第一批小骑兵刚刚露面，钟琴刚刚响起来，那欢快的乐调突然被淹没了。

这时，大街上，传来了军队行进的脚步声。那声音对约安娜来说，简直象一串隆隆滚过来的焦雷。那是几百双德国兵的大皮靴发出的震动声，听上去他们好象要把古老大街上的石子路都踏碎似的。而且，所有的德国兵在这时候都齐声唱起歌来，什么也听不见了。钟琴奏出的那些雄壮的小曲调被赶到空中去了。但是小骑兵却仍旧在他们的小马上挺着胸膛，骄傲地行进着。

约安娜从大街上移开眼睛，免得看到那些德国兵。她关上窗户，不想听见他们的吼叫声。可窗户并不能把声音完全隔开，在她看着骑兵相互敬礼，在小门之间忙忙碌碌地穿行的时候，她仍旧听见军队行进的脚步声、歌声和吼叫声。她突然感到害怕起来。她又想起了那件差不多忘了的事。在她忙碌的早晨，她曾注意到爷爷的眼神是那么反常，他走上教堂钟塔的楼梯时是那么沉重缓慢，他看到小骑兵还那样耐心地呆在小门后面等着骑马出来的时刻到来，又是那样心事重重。

现在，最后一个小骑兵的身影也消失在小门里了。约安娜从窗台上滑下来。全家在十二点吃午饭。甚至在现在没有什么丰盛的食物可吃的时候，爷爷也不许任何人迟到。她赶紧下楼到客厅里。门厅里没有人，通向小前厅的门紧闭着。

她听见那里有一些响动。

约安娜走进起居室。象许多荷兰家庭一样，他们总是在起居室里吃饭。叫她惊奇的是，今天连桌子都没有摆好。她回到门厅里去找爷爷奶奶。但一看到他们，她又赶紧停下了脚步。他们正在和一个德国兵站在楼梯口。他们低声地说着



话，约安娜听不清楚他们在说什么。他们走上楼去，现在约安娜只能听到他们的脚步声和乒乒乓乓的开关门声。接着，又听到通向阁楼她房间的楼梯嘎嘎地响起来了。

好象过了很长时间，他们才下来。爷爷奶奶现在大声地、生气地说着什么，他们不再低声说话了。德国兵走在头里。后来的事情约安娜没有再看下去，她转过头去。从战争一开始，约安娜就发誓永远不正面看德国兵，她不能忍受他们

的目光。

这天的午餐特别丰盛。早晨，爷爷去钓到一条大鲈鱼，奶奶把鱼和土豆放在一起煮，还到花园里采回来一些刚熟的草莓。可大家都没有胃口。每个人都沉默着，房间里只有刀叉碰在盘子上的声音，一只苍蝇在窗帘上嗡嗡地叫着，想飞到外面有阳光的地方去。外面也静静的，这时候，人们都在家里吃饭，空荡荡的大街，被遗忘在酷热的阳光里。

只吃了一半，爷爷就放下了刀叉。他直视着约安娜，眼睛里充满了自豪和疼爱。“约安娜，今天有个坏消息。”他说，“不过还没有坏到我们不能忍受的地步。德国兵，就是吃饭前你看见在和我们说话的那个，来这里要房间给一个德国军官住。某个叫凯普顿·布朗的。虽然我对他说所有的房间都住有人，我们这里没有一间空的，可他根本不理。”

爷爷从椅子上站起来，向窗户走去。把窗帘拉开一条缝，让苍蝇飞出去。

“他看中了你的房间。”爷爷坐回到椅子上继续说，“我无能为力。为了你，我曾做过多次努力，可没有用。”

约安娜强压着自己的感情，好不容易才说出话来。“他什么时候来呢？”她问。

“下午擦黑的时候吧。”奶奶说：“我们最好现在就结束午餐。约安娜，我们得用整个下午来把自己的东西搬出来。以后你就睡在楼上爷爷书房的沙发上。”

奶奶把盘子送到厨房里去。约安娜跟着她。她被这打击闹得昏头转向，说不出话来。这事情来得这样地意外。最严重的是，她最憎恨的人就要和她住在一栋房子里，而且住在

她自己的房间里。约安娜讨厌德国兵，她恨他们走路时大皮靴发出的声音，在他们走过城里窄小的街道的时候，他们老是唱歌。她恨他们的笑声和他们高呼“希特勒万岁”的声音。他们在街道拐角贴出德军城防司令的那些让人憎恨透顶的新命令和所抓的人质名单，约安娜打心底里憎恨他们。她最最恨他们的是，他们使她不能回到美国她爸爸妈妈那儿去。

现在，他们中的一个要住进来了。约安娜马上就意识到这还是一个严重的威胁。约安娜知道爷爷书房里藏着收音机。在楼上，爷爷还要召集周会。她知道爷爷奶奶还有好些没有告诉她的危险的秘密。这房子的四壁掩盖着这些秘密，在全世界都充满了危险和敌人的时候，这是唯一安全的地方了。可现在，这栋房子也要被侵犯了。

整个下午，约安娜都在帮奶奶收拾东西。她把她所有的东西都从阁楼里搬出来。由于阁楼搬空了，她好象能看见一直藏在密室里的格子架。那里，本来是约安娜藏她东西的秘密的地方。她打开只能容许她钻进去的小门。格子架上有她的旧玩具，一只跟她从美国到荷兰来的玩具熊，爸爸从很远的国外给她带回来的海贝。她没有很好地和这些东西玩过。可她也不想把它们留给那个凯普顿·布朗。约安娜不能把格子架搬走，她感到很愤怒。她希望凯普顿·布朗永远不会发现它。最后，她把自己的书搬走，把爸爸妈妈的照片以及有百叶窗的白房子的照片从墙上摘下来带走，照片上的那栋房子是她在美国的家。现在，她的房间彻底搬空了。

在楼下，约安娜想把爷爷的书房收拾得象自己的房间一

样，可这间房间又小又暗，约安娜一点也不喜欢它。房间里有一股陈腐的气味，虽然爷爷的房间里也可以挂东西，可约安娜懒得在墙上挂出她那些色调鲜明的画。她的阁楼房间又明又亮，充满了阳光，但是这里只有一扇小小的窗户，太阳永远也射不进来，从小书房里看出去，只能看到通往大街的一条狭窄小巷，小巷对面挡着教堂高高的灰墙。就是把半个身子从窗口探出去，她也只能看到一小块天空；就是把整个身子全探出去，也无法看到钟楼顶上的小骑兵了。

四、五点钟的时候，凯普顿·布朗来了。他轻轻按按门铃，爷爷去给他开门，奶奶和约安娜在门厅里站着。约安娜想：“他现在就要走进我们的房子里来了，他就要伸出手来高叫‘希特勒万岁’了。爷爷在自己的房子里听到这样的话，他会怎么办？”

凯普顿·布朗只是咔嗒一声双脚并拢立正，朝奶奶微微鞠了一躬，而奶奶只生硬地点了点头。他又朝爷爷伸出手。他和爷爷一样，长得都很高，他们眼睛直盯着对方，用不着哪个仰视，或者俯视。爷爷看看布朗，也象奶奶一样冷冷地点点头，不去理会他伸过来的手。

布朗低头看着约安娜，但她只看着他那又大又重，擦得亮光光的靴子和他那可怕的灰色制服。当他试着用生硬的荷兰话友好地向她说几句话的时候，她就一遍遍在心里默念着自己永远不要正面看一个德国兵的诺言。她侧过头去。这把布朗窘得不知如何是好，他只得又咔嗒一声来了个立正，也朝爷爷奶奶僵直地鞠了一躬。

“请您原谅。”他用不熟练的荷兰话说，“以后我一定

尽力少麻烦你们。祝你们大家晚安。”然后，他又直直地向爷爷转过身去：“先生，请您把我住的房间告诉我好吗？”

爷爷一句话也不说，把布朗领到楼梯旁，爷爷很快地走着，布朗提着沉重的帆布袋跟在后面，艰难地移着步子。约安娜听见那布袋在每一格楼梯上都发出沉重的碰撞声。这声音一直响到阁楼楼梯的尽头。然后，是关门的声音和爷爷下楼来的脚步声。

约安娜很早就上床了，她感到很疲倦，但现在反而睡不着了。她在她的新床上不住地翻来覆去。这房间的墙上，有一些她很不熟悉的奇怪的黑影子。教堂的大灰墙看上去是那么近，好象马上就会压到房顶上来似的。她听到敲了十点钟。后来，门被轻轻推开了，爷爷走了进来，他坐在约安娜床边的椅子上，拿起她的小手，把它握在自己的大手心里。

“为什么不睡，约安娜？”他问：“现在你该想法子睡着。我们都已经折腾了一天，应付了那么多突然发生的事情。”

“我恨他！”约安娜说：“我还恨这间房间！这里我只能看到教堂的灰墙，看不见小骑兵了。我甚至不能很清楚地听见钟琴的乐曲声了。没有了小骑兵，怎么能叫我睡得着觉哇？本来我在睡着以前，总是能看见他们的，在早晨，也总是钟琴的声音把我唤醒！现在他霸占了我的房间，那房间还是我爸爸住过的呢！他没有权利欣赏小骑兵，去听钟琴的美妙乐曲声！”

爷爷从椅子上站起来向窗口走去，他凝望着教堂那灰色

的墙：

“凯普顿·布朗永远也看不到小骑兵骑马出来，听不到钟琴的声音了。”爷爷说：“今天，德国军城防司令部发布了一道命令，不让小骑兵再出现，也不让钟琴再歌唱了。我这就得上教堂钟楼去。”

爷爷转过身，在小书房里来回地踱着步子：

“这些年来，我一直照看这些小骑兵，就为了让他们永远能在钟声里骑着马出来。可今天，我却要亲手把那些小门一扇一扇地关起来了。”

约安娜从床上坐起来，用手臂抱着瘦瘦的膝，她的脸在黑暗里显得又小又白，而眼睛看上去则格外的大和黑。

“为什么？”她问：“为什么不让小骑兵再骑着马出来？”

“他们没有说任何理由，”爷爷说：“我总觉得有一个已经酝酿了长时间的阴谋，这个命令还只是个序幕。小骑兵是铅做的，德国人需要金属，他们要把小骑兵送进熔铁炉里去，然后用小骑兵身上的原料来造武器，供应他们的军队。现在，被占国都在被掠夺，连他们教堂的铃也被取下来造兵器了。你奶奶和我常常商量，一旦小骑兵也面临这样的厄运，我们则应该想想办法。”

爷爷轻轻拍拍约安娜的手：“我们要把小骑兵们藏起来，约安娜，要是我们想为这座城市保存小骑兵的话，就得这么干。现在睡吧，明天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呢。”爷爷给约安娜掖好被子，走出房间。但约安娜一点也不想睡，她想好好思索一下爷爷告诉她的每一件事。夜晚清凉而宁静，

从什么地方传来了几缕笛声。一开始，她以为是从外面传来的，于是，她掀开毯子，走下床来，趴在小窗子上往外望，可她只看到了黑暗的小巷和对面教堂那堵灰色的围墙，没有听到声音传来。她又穿过房间，打开通向门厅的门，这会儿她听清了，笛声是从楼上传来的。约安娜光着脚，悄无声息地爬上阁楼的楼梯。上到一半，她就能看见她的房间了。

凯普顿·布朗没关门，以便凉爽的夜风吹进房里。约安娜能看清房间里的一切：布朗背冲着她，坐在她的窗台上，把两条长腿伸在窗外，在静静的大街上空吹着笛子。

约安娜没有再看下去，又赶紧无声无息地下楼了。她没有用力碰上门，可还是把它关严了。回到床上，她用毯子蒙上耳朵，好让她听不见那教她老醒着的声音。可她还是过了很久才入睡。

第二天，每个人都看着教堂的钟楼顶，闹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这是好几百年来第一次，小骑兵们不再骑着马进进出出，钟琴也不再鸣响了。不久，全城都在议论着城防司令官那儿传出的命令和小骑兵的遭遇的这个新闻。

几天以后，有一件大事发生了一一对德国人来说，这比教堂钟塔那儿，高高在上的十二个小骑兵要严重紧急得多。甚至爷爷也没再想把小骑兵们藏起来的事。

约安娜和爷爷、奶奶一起坐在书房里听着藏在书架后面的收音机播出的新闻。在乱七八糟的噪声里，声音微弱地传来了一条重大的新闻消息。他们没有一个人敢马上就相信那竟是真的。“盟军已在法国登陆了！”整整一上午，约安娜



和爷爷、奶奶一直守在收音机旁，一遍又一遍地听着不断重复着同样的消息的那个夹着噪音的声音。

下午，爷爷关上收音机，他们一起出去散步。这是一个晴朗清爽的夏日，人们站在房前的院里压低嗓子谈论着这个新闻。今天城里看不见列队唱着歌走过的德国兵，只有几个德国兵匆匆忙忙地穿过街道，他们也没有留意任何人。在这时候，这城市好象又属于它本来的主人了。

约安娜想到她的爸爸妈妈，她坚信爸爸一定会和解放者一齐来这儿的，说不定，他眼下立刻就会在这里出现呢！他会来帮助荷兰的解放，然后带她回家。晚上躺在床上，约安娜想象着许多各不相同的重逢场面，有时，她想到爸爸会是美国海军中的一名军官，开着大军舰来。有时，她又想到爸爸会驾驶着大飞机来。此刻，她最希望爸爸是在法国登陆的第一批军队里。她总是想象着爸爸是怎样向她伸出胳膊，把她高高地举在空中。就象以前爸爸远航归来的时候一样。他将会说：“嘿！我的小约安娜！”她呢，低下头来看着爸爸的蓝眼睛。但是每次想到这儿，她就想不下去了，因为她光记得爸爸的蓝眼睛，记不得爸爸整个脸的模样儿了。

爷爷、奶奶和约安娜在楼上书房里呆了好长时间听收音机。一开始，解放者的军队进攻得很快，荷兰南部很快就解放了。后几天，一直拖到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以后，尽管大家都明白荷兰北部必定会解放，可老是没有进一步的进攻。约安娜老是梦见她爸爸，她老是担心他不会很快就来。

生活又象已经过去的四年那样，一天天地沉闷起来。爷爷开始考虑起转移小骑兵的事来，因为现在德国人更疯狂地

收集每一块废金属来造武器了。

最近，每天傍晚，爷爷都上教堂尖顶上去，借着夏日漫长黄昏的微弱光线，不停地工作着。他耐心地把那架组合机器拆开。

现在，约安娜已经习惯了布朗呆在这房子里了，但她仍然从来不看他的脸。早晨她下楼吃早饭，而他出操回来的时候，傍晚她上书房去，他下楼来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总会在楼梯上相遇，他总对她说：“早上好！”或“晚上好”，可她总是把头扭到一边去，不理他。除了他不得不向爷爷或奶奶打听什么事的时候，他才说一些话。平时，他总是垫起他的大皮靴，轻手轻脚地走路。在外面，他总是用力把靴子踩得“哗哗”直响。这样，他们老远老远就能听见他回来或者离开的声音了，皮靴声就象一个信号一样。这段时间，他们总是用来藏好收音机的。

现在，在晚上，约安娜有时会忘记关门。她能听到笛子的曲调。在宁静的夏夜，布朗总是轻轻地吹他的笛子。最近，天空里常常会传来飞向德国的飞机那沉闷的引擎声，在这样的晚上，约安娜就很快地爬下床，使劲从窗口探出头去，看那些在夜空中闪闪发光的机翼灯。她知道飞机群中有许多是美国飞机，于是，她幻想着爸爸就在其中的一架里，他们去轰炸德国的城市。

一天，布朗出去了，约安娜上楼去看看她的老房间。在她的壁柜里，挂满了军服和有一只鹰的标记的德军帽子。还有几双擦得亮光光的大皮靴，它们整整齐齐地放在她的鞋架